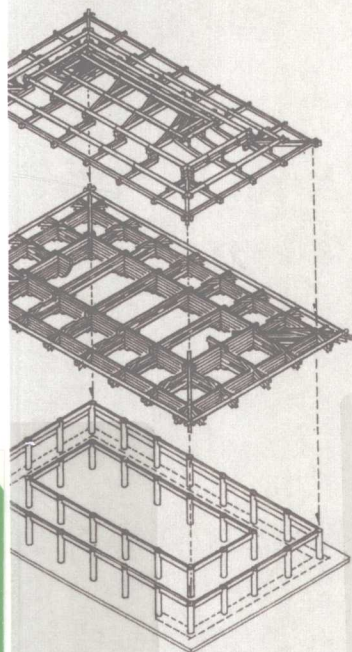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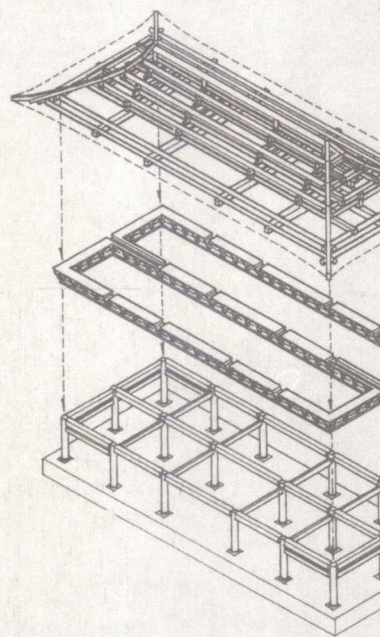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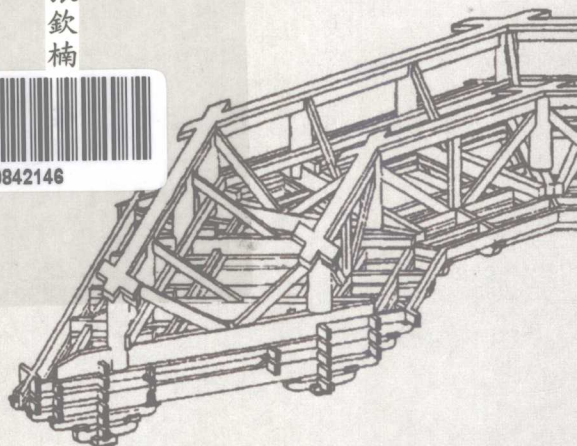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建築師



張欽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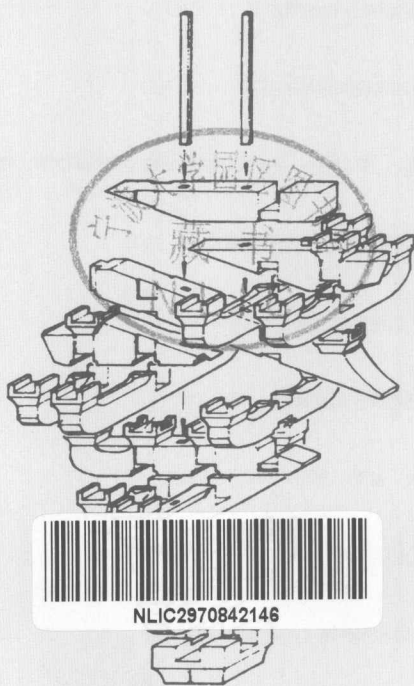


NLIC2970842146



目錄

中國古代建築師



NLIC2970842146

張欽楠
著

目錄

前言 尋找中國古代建築師 / 四

1. 有巢氏——中國第一名建築師與他的「原始屋」 / 一〇
2. 周公姬旦、公孫彌牟——中國第一對都城規劃師與建造師搭檔 / 二〇
3. 魯班——中國民間匠師(建築師)的總代表 / 三〇
4. 嬴政、蒙恬——中央集權國家建築文化的開創者 / 四〇
5. 蕭何、楊城延、劉徹——西漢建築風格的奠基者 / 五〇
6. 曹操、拓跋(元)宏、穆亮、李沖——曹魏鄴城和北魏洛陽城的規劃(建造)者 / 六六
7. 綦母懷文、郭安興——中國佛塔建造技術的先驅者 / 八二
8. 劉伶、陶淵明——魏晉文人對建築的影響 / 九四
9. 宇文愷——中國第一次「文藝復興」的建築師 / 一〇六
10. 閻立德、梁孝仁——唐代「豪勁」風格的興起及其衰落 / 一二二
11. 王維、白居易——唐代文人以及民間匠師的建築功績 / 一三六
12.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與北宋汴京 / 一四八
13. 王禹偁、蘇軾、蘇舜欽——北宋文人建築師和民間匠師 / 一六二
14. 喻皓、李誠——宋代兩位傑出的建築理論家 / 一七六

15. 遼代無名匠人存世的著名建築 / 一八八
16. 朱熹、張浩、賀承珍——新「三國」(南宋、金、西夏)建築師的創造 / 二〇〇
17. 劉秉忠、郭守敬、也黑迭兒——生態城市元大都的規劃師和建築師 / 二一六
18. 阿尼哥、張留孫、阿老丁——元代「跨文化」建築的締造者 / 二三〇
19. 朱棣、蒯祥、吳中、阮安——明都城和宮殿的建造師 / 二四〇
20. 三羅喇嘛、班丹藏布、郭瑾——明代「御敕」宗教建築的建造者 / 二五六
21. 盧溶、計成、張漣——明代民宅和私家園林的設計師 / 二六六
22. 梁九、雷發達(樣式雷)——為清廷服務的職業建築師 / 二七八
23. 李漁、戈裕良、姚承祖、黎巨川——清代的民間建築師與園林師 / 二九二
- 議論一 「中國為什麼沒有金字塔？」及木、石之爭 / 三〇四
- 議論二 中國有沒有文藝復興？ / 三一〇
- 議論三 中國有沒有第三、第四次文藝復興？ / 三一四
- 後記 / 三一八
- 附錄 中國古代部份重要建築及其建築師表 / 三二〇
- 插圖來源 / 三二四

尋找中國古代建築師

試想：給您一本《唐詩三百首》，您在欣賞這些詩篇之後，忽然發現所有（或絕大部份）的作者都是「無名氏」，這些詩篇給你的感染力是否會有所不同？

再試想：你讀了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卻不知道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其效果是否要打折扣？

然而，人們已經習慣了遊歷北京的故宮，卻不知道誰是它的設計者；或者觀賞蘇州的留園，卻不知道造園師是誰。其實，這就像愛讀唐詩卻不知其作者，或讚賞《歸去來辭》，卻不知道「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一樣。

二十世紀興起了一個學派，此學派認為作者是無關緊要的，讀者才是中心。讀者對作品進行分析、理解、批判，而無須瞭解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創作意圖。您可以被《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故事感動，但無須瞭解莎士比亞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請看，人們不知道荷馬的生卒年份，甚至連他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也有爭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喜愛奧德賽的旅程或特洛伊戰爭的描寫。

中國歷史上對建築師的輕視，倒不是受這種「讀者中心論」的影響，而是一種輕視技術、輕視工匠的陋習和一種否定建築文化意義的偏見在作怪。即使到了現代，建築師職業有相當一個時期不被認可為獨立的專業，而只算作工程師的一個分支。直至現在，也常常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建築項目落成剪綵，媒體進行報道時，參加的領導名字一個不漏，而建築師卻無人提及（外國建築師例外）。

所羅門建造聖殿時，拳拳擔憂於神是否喜歡這聖殿。在古埃及和古希臘時代，設計神廟和神殿的建築師被認為是「通神」的而受到尊敬。阿拉伯古代建築師的命運就不同，一棟清真寺完工後，首先要歸功於哈里發（國王／教主）。據說有一個時期，建築師的設計如果獲得讚美，得到的報酬是砍去雙手，以免他為別人再設計同樣美麗的建築（從某種角度說，這也是對建築師的一種肯定）。中國建築師的命運介乎兩者之間，乾脆把建築者的名字和職業抹掉（要問，就說是魯班爺「顯靈」），於是後人只能遵從「讀者中心論」，只知其物，不知其人。王勃在寫《滕王閣序》時，提到過它是誰設計的嗎？

人們要有居所、要工作、要休閒、要燒香拜佛，就需要有建築，也需要有建築師。建築師在客觀上是建造活動不可缺少的角色。人們都知道：建築必然有業主，他（她）可以是國王、貴族、企業主、開發商，他們提出計劃書，籌集資金，有的還確定總體方案和構思意圖，干預或參與建築師的工作。同時，人們也知道：建築還必然有一支多專業的營造隊伍，在古代是工匠，在現代是工程公司。這兩者的必然存在，是誰都承認的。但是奇怪的是，對有些人來說，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建築師或建築設計單位，卻似乎可以忽略不計。然而，一項工程如果沒有建築師和其他專業設計師根據任務要求和具體條件（地形、氣候、材料、資金）進行策劃、構思、設計、製圖，就無法進行建造。這樣簡單的邏輯，有人卻置若罔聞。

最初，設計師和工匠是一體的，設計者就是施工者。即使如此，策劃及設計的工作仍然是獨立的。後來，設計與施工正式分離。再後來，設計人員又分拆為建築師和工程師，前者的任務是根據功能要求給建築賦予形式，締造人工環境；後者則是從堅固的要求設計相應的基本結構，並根據環境條件配置必要的設備。要完成一棟建築，需要多專業的配合。如同一支管弦樂團，每個成員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要成功地奏出一支樂曲，就需要一個指揮。在建築中，這個指揮的任務，就客觀地

落在建築師的頭上。一個指揮，不一定比鋼琴家或小提琴家更知名，但卻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一部電影，可以由大明星「擔綱主演」，但是仍然需要有導演。在西方國家，建築師的協調作用不僅在設計階段，而且貫穿於建造的全個過程，特別是施工的過程；但是在中國近代，由於歧視知識份子的左派思想影響，建築師對施工的監督作用被取消了，這是中國大量建築處於低質量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

建築是一項物質產品，但是它與其他成批生產的物質產品（如汽車、冰箱、電視機等）不同，它與建設地點的自然與人文條件有更緊密的關係。它和一切實用品一樣需要美麗悅目的外觀，但是又必須因地制宜，避免千篇一律。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把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師歸為藝術家的三大行列，從羅馬教皇到各地的貴族，都爭相聘請著名的建築師來設計教堂和宅邸。同時，建築又是一種文化，它產生於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又向社會發出強烈的文化信息與信號。人們稱呼它為「時代的鏡子」、「文化的縮影」。建築好像是沉默無言的，然而它卻總是試圖告訴我們，是誰建造了它，為什麼把它建造成這個樣子——甚至建造者的哲學、宗教觀念、文化修養、藝術情趣、經濟狀況等都能夠通過建築向你透露，這就是建築的「文化信息」。平庸的建築信息量很少，而卓越的建築則幾乎每個角落都在發出信號。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建築這面鏡子與它的建造者（甚至是幾百到幾千年前的人）進行文化交流。所以說，建築在譜寫歷史，或者說，建築師在有意無意地譜寫歷史。

中國古代（乃至相當程度在現代）建築師的厄運在於：（一）中國古代社會對科學技術蔑視。學術界重視人文，輕視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重視綜合「論道」，輕視具體分析；科舉考試重在引經據典，誇誇其談。於是，從事實踐的工匠們的社會地位低下，而建築師被歸類為工匠系列，除少數得到「御用」者外，多數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思想指導

下，只能處於社會的底層。(二)建築的功勞總是歸於君王和物主(固然有的重要構思確實從他們產生)。於是，與有名望卻無地位的詩人、畫家相比，建築師既無名望又無地位，只能淪落為「無名氏」。中國古代的雕塑家、陶藝家們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然而，有價值的勞動在社會上總是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承認，建築師也不例外，特別是在大型宮廷建築和一些重要宗教建築中，往往可以找到一些官方的歷史記錄。宮廷建築師被封官授爵者，也大有人在。另外，也不能排除某些君王貴族，出於對建築的愛好，較具體地參與設計、作出決策，所以按現代觀點，他們本人也可以列在建築師行列中。除此之外，中國歷代的許多文人(特別是受到壓抑的文人)在流放或退隱中，與民間的建築師合作，開拓了一條西方所罕見的「建築意境」的創作道路，這是中國藝術與文化的獨特創造。他們即使不算正規的建築師，也仍然起到了建築師的作用。

近年來，我因為感到好奇而試圖尋找中國古代建築師的姓名和關於他們的生平事跡的資料，並且把他們的作業環境、方法和成果，與同時期外國的建築師進行對照。我閱讀了一些建築史和考古史文獻、文章詩篇，以及導遊手冊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

中國營造學社朱啟鈐編的《哲匠錄》(近年由楊永生編輯重新出版)^[1]和若干中國建築史文獻^[2]。我特別欽佩朱先生的貢獻，是他在查閱浩瀚的歷史資料的過程中，發掘了一批鮮為人知的古代匠師。我還要感謝楊永生先生的努力，是他使朱先生這本巨著重見世面。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斯皮羅·科斯托夫(Spiro Kostof)教授編的《建築師：本職業的歷史章節》^[3]以及他的著作《建築史：背景與禮儀》^[4]。在這兩本書中，科斯托夫從人(建築師)和建築兩個角度向我們介紹了西方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側面。

通過這些閱讀，我認識到近二百名中國古代建築師(包括

[1] 朱啟鈐(楊永生續編)，
《哲匠錄》，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

[2] 喬勻等，《中國古代建築》，新世界出版社，2002。

[3] Kostof, S. (Ed.). (2000). *The Architec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ofess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Kostof, S. (1995).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Settings and Ritu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城市規劃師和園林景觀師)，並初步開列了一個《中國古代部份重要建築及其建築師表》，儘管很不完整，但是仍然感到極度的愉快。需要說明，我並沒有發現什麼「新大陸」，不過是把自己能找到的一些前人提供的資料進行彙集而已。但是，把這些名字和他們的創作彙集起來，使我彷彿看到一條蜿蜒前進的歷史長河，它的壯觀使我對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感到驕傲。

對我來說，尋找中國古代建築師的過程也是學習中國和世界歷史的過程，必然要涉及一些關於歷史學，並具爭論性的問題。我不是史學家，但是有一些迴避不了的問題，仍然必須有自己的認識和觀點，才能較客觀地評價有關建築師的功績。這些問題和我的觀點，分別寫在幾段「議論」篇中。在我找到的近二百名古代建築師中，我選擇了近五十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別成章介紹，並在各章中納入同時期的其他一些建築師的簡介，以烘托當時的時代背景，並以「知識鏈接」的方式介紹於同一時期（或同一題材）有代表性的外國建築與外國建築師，從而為讀者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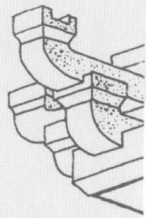
這近五十名建築師（包括部份君王、高級官員和文人）的選擇，是以他們的時代（朝代）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築的策劃和設計作為標準的。我所謂的「代表性」建築，主要是宮廷、廟宇和民居三大類（包括皇家和私家園林）。我故意迴避了兩個領域：（一）皇帝的陵墓，在古代中國，這是建築的一個重要部類，但是出於個人的喜惡，除了極個別的例子（如西夏王陵）外，我幾乎沒有涉及；（二）風水學和風水師的作用，我是反對把「風水」說成迷信而全盤予以否定的。相反，我認為它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一大科學成就，而風水師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算作建築師。但是風水學實在太深奧了，有待我在有生之年繼續學習，此處就乾脆從略了。

我對自己閱讀過的各種文獻的作者們表示深切的感謝，是他們幫助我認識了許多以前不知曉的人物，是他們引導我瞭解中外建築和建築師在譜寫歷史中的作用，是他們幫助我理解了

許多以前不瞭解的歷史真相，也是他們使我的尋找過程成為一次畢生難忘的學習經驗。

我誠懇地希望這本書能使讀者更加認識建築師在文化發展中的歷史作用，也就是說，建築師是創造歷史的重要力量。





一

有巢氏

中國第一名建築師與他的「原始屋」

對梭羅、對艾默生、對霍桑，樹林中那棟小屋……是烏托邦偉大傳統的本質性還原……

——J·里克沃特^[1]

[1] Rykwert, J. (1981). *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有巢氏的傳說

[2] 吳國楨著，陳博譯，
《中國的傳統》(The Chinese
Heritage)，東方出版社 2000。

吳國楨在他的《中國的傳統》^[2]一書中舉了四位「值得稍加注意」的中國上古時代的傳說人物：有巢氏、燧人氏、庖犧氏(伏羲)、神農氏。他們分別發明了房屋、火、廚藝與文字(八卦)和農耕，其中後兩者還被列入「三皇」之列，前兩者則更見於傳說。

[3] 《韓非子選·五蠹》，上海
人民出版社，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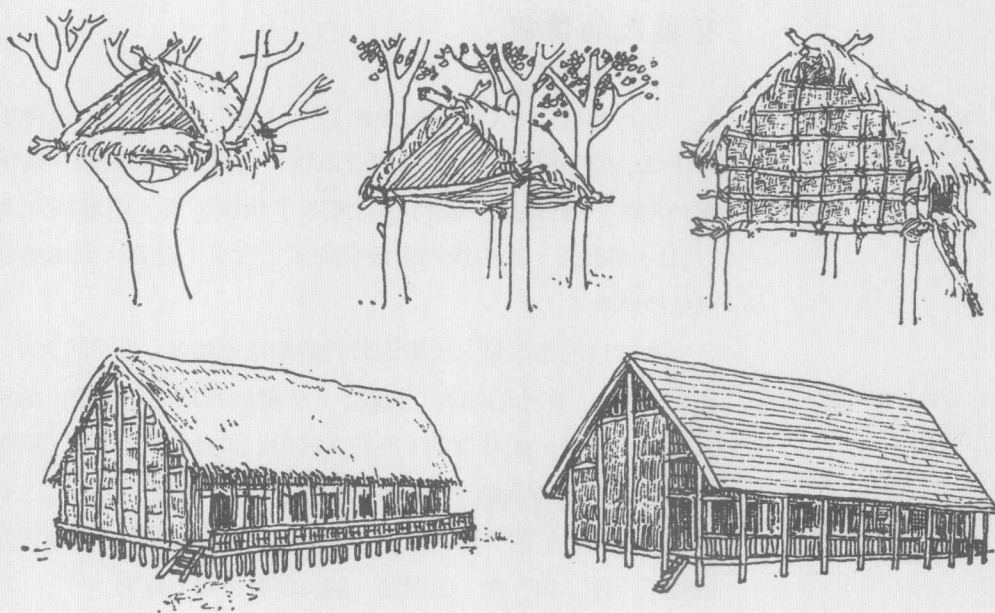
有巢氏的傳說見之於戰國時代的政治家韓非(公元前 280—前 233 年)。在他的論著《五蠹》^[3](關於有巢氏的傳說，還見之於其他文獻，如莊周的《盜跖》篇和《淮南子》等)中，把戰國時代以前的時代劃分為上古、中古和近古。在上古時代，有兩位「王天下」的「聖人」：有巢氏和燧人氏，他們分別為人民解決了「住」和「食」的問題。關於前者，韓非寫道：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蓀、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由此可見，中國的「原始屋」是人類仿照鳥類的巢居，用木構架建成的。這應當是中國人最早的建築物。有巢氏因而可稱為中國第一名建築師。建築師為人民做了好事而被擁為「王」的，他是空前絕後的一位，後來者則無此好運。

考古的對證

以上屬於傳說，事實上，根據考古發現，原始人的居住方式隨地區而異。我國建築學家張良皋在他的《匠學七說》中把中國最早的建築分為巢居、穴居、廬居三大類，統稱為「中國建



◆圖 1-1
從巢屋到干欄

築的三原色」。^[4]




「巢居」是中國「三原色」中的主流。建築史家楊鴻勳先生^[5]認為，它經歷了在單棵樹上築巢，利用四棵相鄰的樹為支撐（稱為「檜巢」），最後是全部用木構築的架空建築（稱為「干欄」）等三個階段（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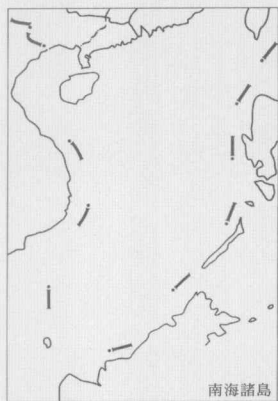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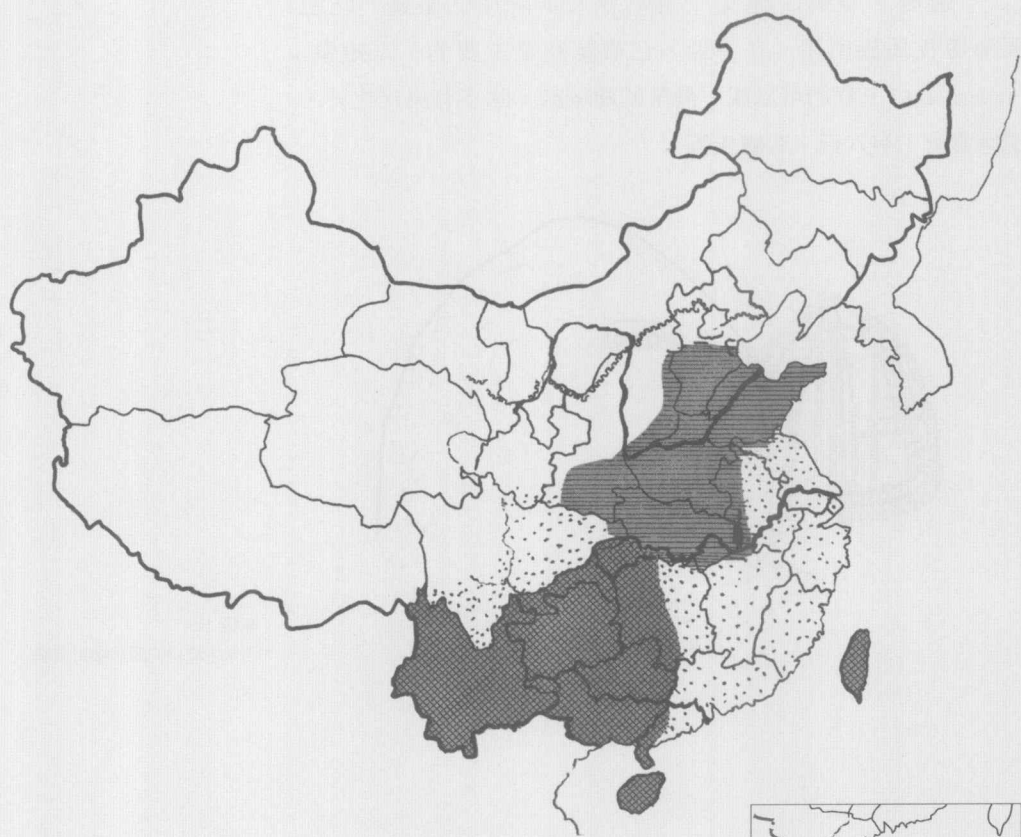
《匠學七說》中用一張分佈圖說明干欄建築（至少一度）是中國分佈最廣的原始建築類型（圖 1-2）。其考古出土實物可見之於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距今六千年），至今我國西南傣族地區仍有此類竹干欄建築。按照上古發展的時間推算，有巢氏發明巢屋（最早的單棵樹）的時間當距今萬年以上。

「穴居」，就是住山洞，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山頂洞。直到現代，中國北方（特別是黃土地區）仍有幾千萬人住在窑洞（經過改進）裡。建築家認為這種窑洞頗符合生態原理，但是，嚴格來說，山頂洞只是人類對自然的利用，不屬於「人造物」。

[4] 張良皋，《匠學七說》，中國建築出版社，2002。

[5] 楊鴻勳，《中國早期建築的發展》，《建築歷史與理論》第一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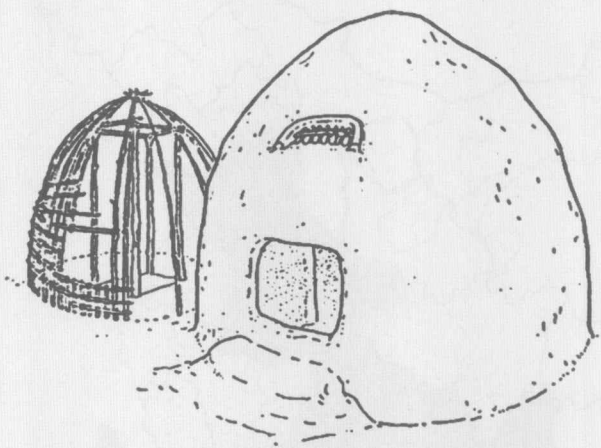
-  現有干欄區
-  歷史記載干欄區
-  甲骨文記載干欄區



◆ 圖 1-2
中國干欄建築的分佈

「穴居」建築也是有發展的。人們從全穴居（窑洞）變為半穴居（見西安半坡村遺址，距今五千年以上）——在半地下室之上用木建造方形或圓形的地上屋蓋（圖 1-3），最後發展為全地上獨立建築。

「廬居」是臨時建築，猶如今天軍隊用的帳篷。它主要為遊牧民族所用。在中亞，它被認為是主要的「原始屋」（tabernacle）。我們可以說，最早的建築師，除了有巢氏之外，還應當有：有穴氏、有廬氏等。



◆ 圖 1-3
西安半坡村的圓形塗泥棚屋

人類第一座真正的房屋

除了中國學者對「原始屋」的研究，西方也有很多建築師和建築學家對「原始屋」有濃厚的興趣。我們在這裡舉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洛日耶神父、卡特勒梅爾·德昆西、維奧萊特—勒—杜克三位學者的觀點^[1]。他們研究「原始屋」是以當時社會上盛行的理性主義思想為基礎的，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用人的理性行為來解釋「社會契約」一樣，他們也試圖用人的「理性行為」來揭示建築的產生和發展規律。他們認為「原始屋」及其演變蘊涵著建築的本質，後來的建築發展都是「原始屋」的延伸。我們不妨考察一下他們的不同觀點。

[1] Rykwert, J. (1981). *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洛日耶的說法

洛日耶神父（Marc-Antoine Laugier, 1713-1769）屬於新古典主義學派，曾撰寫《建築論文集》等著作。他反對當時歐洲流行的追求豪華裝飾的建築風格，主張返回純樸的「原始屋」的基本構築。他曾利用一段優美的文字描述「原始屋」的產生過程：

……最早的人，沒有任何幫助，除了自己自然本能需要外沒有任何指導。他需要一個能安居的場所。在一條寧靜的溪流邊上他見到一片草地，青草悅目，向他發出邀請。他走近它，舒服地躺倒在這塊地毯的光亮色彩中，心中想的只是如何平靜地享受這份自然的賜予；然而炎熱的太陽開始燒燙他的皮膚，他不得不尋求掩蔽。附近的樹林提供了涼快的陰影，他跑步進入叢林，重新感到滿足。與此同時，各地的蒸汽開始會合，空中出現了烏雲，大雨傾盆而下落在嬌嫩的樹林上。樹葉不足以保護他，他手足無措，不知道應該如何去驅除從四周包圍著他的潮氣。他看到一個穴洞，

就滑了進去，對自己的發現洋洋得意。但是馬上又出現了新的不便：洞穴黑暗無光，空氣污濁。他走出洞穴，決心以自己的努力來彌補自然的欠缺和疏忽。他需要一座能居住而不是埋葬的房屋。森林中掉落的樹枝對他有用。他選擇了四株最結實的，把它們豎立在地上，形成一塊方地。在這四根樹枝之上，他橫向地安放了另外四株樹枝，在上面他又斜向地放了幾株在中間相交，然後用足夠厚的樹葉覆蓋這一屋頂，得以擋住日曬和雨淋，於是這人就有了一個住所。誠然，開始時這棟房屋四周是開敞的，寒熱使他感覺到房屋之不足，於是在柱子之間增添了填充物，使自己安全無恙。

我前面描述的小屋就是那種後來建築學的光輝得以擴展的典型。人們通過模仿它的簡潔性而避免了許多基本的缺陷並達到盡善盡美。豎立的木桿提示了柱的概念，支撐在其上的橫木則提示了（後來希臘建築中的）「額枋」，構成屋頂的傾斜部件提供了「三角檐飾」的概念……用它為指導，可以輕而易舉地區別某種建築柱式的基本部件與那些出自必須或貪慾而添加的部份……〔2〕

〔2〕同〔1〕。

洛日耶在他的《建築論文集》第二版中提供了一幅「原始屋」的形象圖。有意思的是，在房屋的側邊，他畫了一位穿「時髦」服裝的女性，斜靠在一堆花哨的建築部件的廢墟上，一隻手為身邊的一個小天使指向那掩蔽在叢林中的「原始屋」（圖1-4）。對洛日耶來說，只有那「原始屋」的三大件（柱、額枋、三角檐）才是基本的，其他如牆、門窗、穹頂等都是後來因「必須」而附加的，至於裝飾，則是出自「貪慾」的產物了。

我們今天或許會對他的這些描述和觀點表示不屑。然而，縱觀建築發展的歷史，構築上的簡與繁、形象上的平與怪，始